

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梁紹壬著

秋雨盦隨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秋雨盦隨筆提要

雨般秋雨盦隨筆錢塘梁晉竹先生所撰先生左圖右書勤十年之枕
席北燕南粵走萬里之輪蹄等凌先博識而瑯環早窺學子長好游而
江山得助抒其學問別有會心紀其見聞迥非臆說故釋經典則釣玄
抉奧論文章則擷英披華採輯異俗方言備考微而補文獻摭錄新聞
軼事寓懲勸以警愚頑鑄古冶今參同考異零金碎玉黃絹裁辭握燕
公記事之珠揮江令生花之筆支蘭洞中妙經疾史恙之鍼砭肴饌皆
珍永書雋言鯖之滋味涼雨秋燈之夜誦讀何厭百回名山石室之藏
著作自堪千古

序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巍科等身讀書僂指數典膏肓篤乎經疾然
疑訂為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真詰之編五燈珠林
之冊靡不參同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
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雨盦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軋軋乎錦繩之抽機磊磊乎星徵之
溢目已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
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卧游之圖也一曰微辭則砭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
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紊於系或目駭豹文之鼠或口咷同穴之鵠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
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與如羊續不誤於杖枝博如馬遷無
譏於戶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殺蒸而不知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
究朝儀地限傖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船唼唼無非珠玉入
衆香之國薰陶盡是旃檀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語言紹矢音
之遺芬文莊公集演贊記之餘緒諫庵先生有贊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璿吾於此書信其濟美矣今
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為助士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

著不過甕牖之間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
之峽蓋吾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馬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
名具升嶽浮海之才為鑿險絕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求賢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
聲邈其情暢其興豪此所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
五門嘵嘵聞馬舍之諸聲三台峩峩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謂深鄭酷毀甚膝屠矜對鏡之青
驢吐燒城之赤古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
謂雕刻世態有半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
道之模棱等魏公之斌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
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雙鶴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蕉卿黃夫人吳貌範鳳雛少
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雙鶴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蕉卿黃夫人吳貌範鳳雛少
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為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蠹留賸字又曷禁拔劍斫地把
筆問天也哉昔先凡為外太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為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之零章斷
簡雖難侔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而
適適然驚且走也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達孫拜序

雨船秋雨盦隨筆卷一目錄

詠物詩

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張仙

甌北控詞

詩值五千金

秦良玉詞

二名偏稱

術堂

汀茫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泠感舊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蘭因館

豬語牛鳴

鬚換銀米

琴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姊

鼈子亹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科場對

因詩得贈

張子野

大浣布

蘇州狀元

乳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瓦刺

無題詩

趙條珊

和尚太守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理骨

干支戲

名士受窘

毒謔

中庸非孔門書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少年詩

治變離

梓炭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犧宰犬豬

羣仙液

續榜進士

朱閑泉詩

狼跋鴛鴦

李遜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韋陀

葬說

都圖鹽阜

輓對

汪彥章

高鳳卿

蚌佛

四書偶語

異稟

徐文長

貢院對

題畫詩

潞王琴

武廟對聯

宋端宗展硯

西施詩

黃梅橋

尋常音誤

對聯

過洋樂

孔萬

曲阜孔林

青詞

堯舜禹湯所舉

亂世之臣識大體

借書

喪心語

博士待詔

尼姑

小說傳奇

鎗子

趙普

國書

滇南不知孔子

貴賤同誕

古人名作

筆端刻薄

三楊

墓樹

牡丹

簪花樓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聖諱

三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目錄

周芷卿

京官苦况

喫醋

焦烈婦

花簾詞

壽聯

秋潭二鄉先生詩

謝表

張月娟

原本闕文

典試改充

聖童

圈兒信

鐵鞋嶺

趙秋舲

信

十半軟半

吳臺卿

下第制義

吳公雅謔

竹影詞人

喝火令

條幅扇頭詩

長十八

李後主詞

沈去矜卷子

短錢

姪

達詩

集句

蜘蛛

破題

阮大鋮祭文

頻羅庵挽壽聯

中書詩

供春

御舟

白撞雨

珊瑚樹

岳王詩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武陵娘子

梅龕詩佛

命

莫如用猛

分茅砫

紅豆

木龍血

王廉訪挽聯

壽星

毛西河

同年嫂

尚絅堂詩

盧賈對

穀城詩

賀知章

落英

嫁

厶字

商燈

任邱邊

賽鸚哥

詠史詩

腋氣

于廟祈夢

門對

單傳句

袁趙蔣

架裟繡龍

八斗萬斛

一典兩用

赤子

鼻天子陵

僧誦中庸

藩臬

岳王論

乾阿奶

跳行

添註塗改

吳澹川

見過亭

彭文勤試題

食量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彌勤對

戲名對

悼亡詞

軟金杯

二蘇

閻典史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梁文康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銅盤

文信國綠端琴服

品酒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陣亡疏語

太誓

二我

玉髑髏

猺俗

鬼輕巡檢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疊字詩

財色

湯武

識遺論相

彭生鐵杖

薛文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春秋人物

常平

蘇文

而已

壽王妃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妻椅妾

畢趙

宗室詩詞

食其

佛

詩稿

仁義

儒作禪語

拘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闢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喆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圓似富家翁。盡相窮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鳩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鉤魚。郤釣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頫加明經。詠詩箇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鄆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匏學博光彝云此戴嬀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詰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匏五經皆有著作今歿後不知藁尚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峨眉闢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稱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當此語者。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烟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

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宣男也。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仕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辭手版園倫宛委佔求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威名所至輒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詁揄揚嘗一嚮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闋席占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峨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獮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詩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廡仕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十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馬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藁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十金花得值也。公子次科旋中式人詞館。此可為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搬漫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秦良玉詞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幅。上錢謝盦先生款題全縷曲一闋。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砫天生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草。料理夔巫平妥。應念軍門無將畧。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妾男耳。妾之可憐。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鬟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甯南左軍。國恨尚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者。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晉申。昭二年。荀展與奔吳。而傳曰。荀展之不立。入晉語。曹僖負鷁。稱叔振鐸。

為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連葛亮其濫觴耳。

術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術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邃於古音。嘗宿傅青主家。一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卧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清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為王。先生作詩會之云。江夏鄉鄰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事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為人傳誦。錄其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堤上花枝也姓蘇。郎是東風儂。是草將春吹綠到蘿蔭葉葉東風楊柳青。青骢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

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芋。綿情文斐亹。鐵厓諸老。不得專
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衆賞其
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稿李吳澹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
激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尚詩非。
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尚餘三斛
米。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為君沽酒典袈
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賓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
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

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初三月。弯環恰似鉤。郎心鉤不轉。鉤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仁和徐寶幢茂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目雙瞽。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櫂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塘江上大潮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音韻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野詞。請曾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櫺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冷感舊詩

姚大陞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西冷感舊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燈留蝙蝠。荒陵春雨般秋雨盦隨筆。

水漫蝦蟆故人尚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負沙索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
窗啟碧軒。美人家近共蘿村。芳蘭佩結繙經樣。杏子衫嬌潑酒痕。關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
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
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土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驛瑤島鶴。蒼烟吹
破嶺頭笙。西泠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榆柳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
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泣琵琶。哀豔之音令人酸鼻。未半
年姚亦卒。言為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借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益云。當以不惜為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況
溼棄之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

其病根在去處。二語可為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煤八塊。可為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冷坏土。千古豔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為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為虎林馮氏家姬。雖雜見諸家小說。而衣香鬢影。若有若無。人尚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菊香。且為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方解。

韋孝廉憲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艷鄉親。况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
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
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莉碑崔晴江以莉香墓為高莉碑聽說也前輩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宋竹
馳黃丙先生曾訪之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作墓誌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墨琴大
香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姓小青蔣家小妹是同鄉小青廣陵人

鏡湖桃葉鷗盟遠女弟紫雲通會指馬尾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山別業最憶橫波暮小影眉樓一角寫斜
陽小影此詠小青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柳叢殘著錄留湖上詩見張
上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意中緣博奇以楊友配董香光諭論也謝逸畫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林天素小像汪倫潭水
夜空言客汪然明春星堂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近聞碧城壇坫久名家
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鑑三澗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冢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鴉
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人近為瓊姬小玉營墓于虎阜塔院牡丹廳下瓊
姬聞聞女名勝玉又名勝玉小玉夫差女亦名紫玉此詠雲友

四詩典雅風華洵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豬語牛鳴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間牛鳴作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留鬚掌班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留。偶閱尋鄉贊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曰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髮如戟。因強其雜鬚。乃曰俗語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偕其夫遊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畧行其道。要非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絕。纏述舊情。未始不淚涔涔也。余聞而感焉。為賦金縷曲二闋。云。雙泛珠江艤。儘風流。秦娘身樣瑩。娘眉嫵生小。自媚文君技。花底秋桐慣撫撫。總羞學尋常。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臨淮府。鶴比翼。鳳鸞伍。夢裏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閑千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尚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頻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粗泊恨不須訴。剗地鵝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宮絃絕。華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鷹有。多少花啼柳泣。何況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歌飛絮影化萍葉。漂流卻向明湖側。愁。

忽忽官移羽換珠。狼翠藉舊日。鞍尖三千拜。今日鶼衣百結。回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接。
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事。感而咽。嗟乎。始則王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
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為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
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免。再則曰。如何乎。把黃金鍼。不管三軍管六宮。趙甌北先生竟褒
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為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令何在。只有楊妃死
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為盜者嘗私祈焉。浚縣有封王
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
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
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
中。即冉伯牛也。溫州有土地杜十娘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為一。則杜拾遺伍子

胥也。雅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為往往戲侮神聖如闕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社拜尤堪捧腹也。

陶篁村

余舊有記載於《西廬集》今不復存。惟其子穎士先生著《陶氏續集》有其文。蓋其子穎士先生元嘉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為餽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未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觴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柳栗無人管付與稚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班管畫眉雙莫染星星簪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金中有飛來比翼鷓鴣慳然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紗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林間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

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此二子。廷琛廷琡。先後登甲科。出寧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斧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篁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興頗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君為擬程。吾來同作局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知首題為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勝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據據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壁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擇石侍郎載。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為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

之陵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割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實用之已奇絕矣士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怪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蓬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僱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檣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啟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間高或不與合座為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啟宮詞注

鼈子亹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見文牘中有鼈子亹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亹字何得誤讀為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鳬鷺之說以進曰舊注亹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峯如門

也。某公慨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峯。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讒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衆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屬湖之瀆。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董畦先生詩云。屬湖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屬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尚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

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闡闢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僦屋長干。忘情榮利。詩馮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金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東江通楚蜀。萬峯逕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閑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團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墉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叔。初典試。頗不滿於衆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雲叔衣裏藏刀。雙關拆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莊。一姓鞠。莊公顛預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蒲。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慚。未幾死。人以為語識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為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尚書率循太下者。則批云。大下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尚書不率大憂者。則批云。大憂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舍。寃呼大下。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殊。趙子龍一身是胆。同是科場詰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襯衫。老妻

牽住輕輕語。爺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噉哭飯糰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為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匹。偏示同人。質厚且麤。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濕憎膚。雖入火不燃。而見談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為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為衣。芝階所攜即此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為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匱容出剔腳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摭言載一則云。盧肇所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

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喚。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媳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姪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怨欲吊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局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唯歎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為法。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頤肖公。

書嘗為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難同音。遂以為識。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頰。此魚獨動上齶。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偏身鱗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最利。故能対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燭。往往漠然。人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誚。適然不顧也。一

日見某部某郎不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繭抽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
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釣軒格砌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申後約。
化為蝴蝶夢前身。玦鏹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
後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蓮子苦心多。鳥因銜恨思填海。狐為生疑怕渡河。欲託微波通一語。
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篠珊

仁和趙篠珊先生銘。湖北安陸縣知縣以墨誤歸。一琴一鶴頗有祖風。擔石無儲不改其樂。嘗作小詞自遣。記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泡有一鷺飛來。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勲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為憫忠寺僧。饒於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枷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為僧如充鶩。棄僧為官如沐猴。官成黃鶴樓邊住。事敗

黑龍江上游讀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閔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頭看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擬。對節歡賞以為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掩覆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曆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為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境。一日與章邱令相

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鄉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
人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
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棄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頻伽。廬飲於友人處。有某太
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凌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謔。作而言曰。頻伽
先生有何開罪。卻向句裏落了官。頻伽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裨史之談。挂諸齒
頰。太史曰。晉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
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慚不能答。

毒謔

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為
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
曾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答曰。我須相報。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
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

毒謔實侮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門書

葉書山底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偽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穢。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為宰相。哲嗣為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為宰相。八座聲名驚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省之黎庶。以共祝期頤。九旬福壽慶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厓尚書鼎贈聯云。恩行韋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既相後嵇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尚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下事也。下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下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毳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敘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餓者毛食五代史黃旛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為殘缺祝英臺近鶯曉序之別無添字三臺之分兩段為三段笛家之當移撥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即上西平蝶戀花之即一簾金念奴嬌之即賽天香六醜之即箇儂高陽臺之即慶春澤望梅之即解連環過秦樓之即惜餘春雨中花之即夜行

船玉人歌之即採芳信。紅情綠意之即暗香疏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校勘不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王番槍子一調而數闋以後。又收李獻能春草碧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即以為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樓連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即為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反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于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於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明中大恆。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媿高人。吐屬忘寂時。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脚千峯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菴王工隸字。五言句云。涼話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真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主雲際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了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遊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唱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詁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遠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於此。誨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豔之致。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為春。陳子肅效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餘姚鄭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儉。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為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索詩廢

盍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人以為是失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囷。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

宴西王母詩也。人以為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為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為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為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為是登溷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為是破船詩。雖屬揶揄然亦切。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為有類於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為冷隽。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沴。一彎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詠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難皮三少候。鵝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衿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為小

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闕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變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我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變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已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蓋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浮思廣雅作桴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為炭。亦見筆記。

姚古芬

姚古芬伊憲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階吉穎雙侍御達吉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縭未及一年猝患瘋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咄咄顧睞睞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鯨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丁冬鐵錦瑟。春安子夜絃指點蓬萊山不

遠只教為雨莫為煙。宜蘭雖夢召巫醫。夢而起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域女兒心
地亦書凝幻成海。蜃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不是飛龍真沒樂。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辭。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蕉草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毫。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坼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掩抑心犀未敢通。杜子卿為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恐種難支側挺叢誰奪玉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怱怱。讀其詩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藥轉

玉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實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為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句換骨者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施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歸卧養疴也。此說奇闢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于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

礙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虛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僂。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詠諧處意極灑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社。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雕琢掩其才氣。稟存洪才。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余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為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慣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蘿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草負錫簷。陌已清明時。過嬌撘遊屐。只潤逼薰鑪。約畧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傍人半响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十七句。舊皆有韻。自竹垞先生誤之。並沿訛至今。細膩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

取庭院深深簾幕地臘薰鑪潤逼沈檀炷香案外逗飛絮佳遊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
里鶯花無主刻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
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請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林陵僦大宅
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轡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興夫索雇
錢則曰汝日搊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興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
即空昇此兩難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
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興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甯間范致虛為諫議謂上生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
狗者有厲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
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況
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牲不許喂養並易賣軍設

如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簪。遽招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啟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烽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朱闌泉詩

仁和朱闌泉司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波摶。下流地豈唐靈武。僞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游。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甃戈沈燕子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

塔影壓春愁。冲泉迢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邗。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鶴背大有間心。送馬蹄送何蘭士太守出守甯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隸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云平野盡消無補。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雨。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樹因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樓夜泊云。雁將來候蘆先白。霜到濃時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錄。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幽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疐。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无咎。

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眷戀之余戲贈四絕云芳草芊綿易夕陽杞杞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釵兒夢合讓風流李十郎百媚歌喉一捻脰媚香扇墮比風騷銷魂最是雙蓮瓣風颺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遺辱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懸酒酣曾否意團圓君將有事佛山勾花伴柳休猜我李下從來不整冠

新婚詞

家鳬筋兄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懷茂才玉海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闋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峰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與檀郎補就詆諧入妙可謂雅謔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答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百姓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聞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鍾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題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上潮。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翠羽注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畫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綿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陳雲伯大令文述攝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鐫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爨虛時偏畫永。敝裘與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紮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生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億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簷庵于今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簷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貴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宋玉招魂。寫象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為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于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為大海。三角為山。為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砲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為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着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

固我也。鉤心鬪角更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文元錫。曾有小影。一絕不佈。景已。則雲披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於膠山絹海中。別立一幘。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為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東帶立於朝。在洋驛驥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蒞任。議主招降。郭率衆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變身韋院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倨受王公禮拜。絕不為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身韋院也。

墓說

青田端木國瑚著墓說二卷。全以周易為經緯。按文獻通考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墓書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圖鹽阜

都圖二字。曷字音閑。本周禮都鄙之舊。作曷。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某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者。悉埠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曷作閑。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為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滸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為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屬公輓。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叔先生彌卒。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靈。韓公見而歎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江秀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秀章為南陵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啟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既名高而衆

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誣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尚論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知為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為助矣。

高鳳卿

高鳳卿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檻帖云。她他巾幘男司馬。餉我盤飧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長裏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圓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鴻太守。侄。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即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衆。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為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隱居以兩般秋雨盦隨筆。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闢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家對云。辟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鋪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柱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稟

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棟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顧靈異。如有人入穀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衿也。又曾于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皙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袒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瓠白。便便經史一百。

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和在陰鳴復似雨鶴不作鵬下有天池漱仙渭五
字。又一行寫萬歷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貢院對

阮人觀潮例于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枉觀。非謂江潮獨
大。于是日也。阮芸臺宮保為湖江監臨于行臺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
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湧來。何等風流興會。又宮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對云。楓葉
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中口中。所謂文章
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遠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農為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
蹄踏徧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甡也。因馬
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驥錦作鞍。嘶風嘯月
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鱗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
畫水仙一帧。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

細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琴

吾杭南闢椎署為明季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赦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曾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闋。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甯改漢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闈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家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儼無慚尤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莊矜工力悉敵。京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為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乩諸聯。同是稗官氣太重。

為後人偽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從今後走徧天涯，再休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豈敢忘杯酒繡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東凹外利。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毗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欲有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挲三日夕而後去之。說見陶馨之履硯履歷。既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為履硯齋圖。汪若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林外舅祖年先生胞弟也。錢唐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瞽廢。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士賙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東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士曰：我生平覩臨松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為金科玉律。

可也。梅橋先生今將六旬，尚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犧金根，貽譏大雅。連蜷雌寢，見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颶風海大風也。颶音具漸汙，積水也。漸音橫，魚海魚，即石決明也。鰻音暴，嶧嶧也。嶧嶧作復嶧嶧，山峻也。音極宏，誤作爭榮。覆瓿廢紙，覆甕也。瓿音蒲，滑稽，誠諧也。滑音骨，搘作滑蹠然，大笑也。搘音輒，侯鯖家之餅也。鯖音蒸，鑄鼎鑊也。鑄音達，滑稽，誠諧也。搘作搘，老嫗女老之稱也。搘音與，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作前上聲，神荼鬱壘門神也。音仲，舒對，本音作暴露，顯露也。暴露作抱災沴，陰陽氣亂也。沴音戾，誤作疹，盧灘，兗州二水名也。作蓋惟，誤慮虎邑名也。音盧夷，誤作本音，胡神廟也。胡神廟作妖泛駕，馬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拂，程餉軍食也。商作安憚，福也。福音逼，誤作福，狡貌獅屬也。誤作俊跋事，藏事也。跋音達，又音鄰，食其漢人名也。作音歷異，基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去聲，誤作些，去聲，眦目相忤也。音促，誤作促，俎會，牙人會兩家貿易者也。俎音掌，誤作俎，愧恧也。恧音忸，觀妝妝飾明嬾也。嬾音借，勦急遽也。勦音攘，旋轉圓也。攘音攘，誤作幹，櫂槍彗星也。誤作鐸，鄜州地名也。鄜音孚，朱提邑名，地出銀故曰金曰朱。

提也。音殊時誤作本旨屏營惶恐不安也。誤作本旨函酒醉怒也。誤作湖孤驚鳥孤飛也驚音本定子賤春秋人名也。誤作密音伏日碑漢人名也。誤作本字日碑音密低万俟高宋人名也。誤本音高張寫李陽冰秦人名也。水音留誤作本字樊於期燕人名也。於音烏誤作本字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作本字吐谷渾夷人名也。誤作本旨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充謬誤作本旨角里先生漢人名也。用音鹿誤作角曲逆邑名也逆者遇誤嫪毐無行者之稱又姓也。音勞蕩誤作本旨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作本旨綿蕩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造音儀誤作本旨格澤星名妖氣自地屬天也。音霍輝誤作本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心不師心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鵠筆經欄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螺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西湖白雲庵月老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身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顛撲不破于忠肅公廟對云恃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邵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流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

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陽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遇這關方為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為。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詞質而不邪。

過洋樂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婦熊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為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為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僂衣僂帽。名曰過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尚書乳範。與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鼻御史是也。因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璫出示朝堂。厲詞誚責。文康唯唯。此等詭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為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十葬於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

公之邃于易。精于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鳥之術者。而四方觀算。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顧可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醻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揜靈蓍之草以成爻。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嶼竹之笛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賁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為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為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荀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

亮臨終不輟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先生
麟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兒書。後人作借書一瓶。孫愬唐韻。瓶字注云。瓶酒器。
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鷗開鑽魚瓶。又作
鷗。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瓶。不知起于何時。余意古人于書於重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
謀者乃設為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悽。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
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
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徇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
或有以為言者。京曰。既作官。又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荆頭匠又有待詔之號。

積習之沿不知何跡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鉶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錄子

宋憲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錄子。苟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錄子必是盛酒漿之器。如今銚子錚子之類下語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錄子庖人之別名也。引軍牢牢子為證。以為錄牢音近。義頗牽強。及閱宋陳隨隱從駕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錄子之名。此則可為確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事。帝曰吾屢顧不見條鄰女子。名色又異。且錄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命中曰。宰相安得如舉組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愛錢。陛下恐亦不用。上曰。措大眼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子金事。

圖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怯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碑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況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于左。坐左。則拐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縱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儲中子在文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頤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闡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文公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譖之故亦何至忮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駢一書其于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詆汚不遺餘力夫人知為必無之事而鑿鑿妄之躍躍書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寧執為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為而乃名士為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為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箇錢一事尤嘵嘵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叙兩般秋雨盦隨筆

文僖美政之故。怨讐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消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或曰魏泰所作。姓名聖俞者。

三陽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位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為的對。

牡丹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闇外之尊。尤為衆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尚書金濂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為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末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銛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爲繫詔而援卒不來隋煬帝木鵠繫詔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諸侯解體已久視等弁冕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例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穀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上軻王荊公詩驅馬臨風想聖正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蹠可乎。

三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蟲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錄言說甚解頤

雨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周芷卿

周芷卿頤慶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賦西冷惆悵詞。而屬余為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門。碧漢紅牆。半天隔路。采蘿無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也。芷卿淺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偶遊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春風首識。相逢一面之緣。秋水通靈。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西北牽牛。郎非河鼓。擁雙槳於十三灣下。桃葉難迎。恨一枝於五百年前蓮花未蒂。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作鴛鴦。繡上雙函之枕。思為蝴蝶飛來百褶之裙。於是雪絳緘。愁雲藍鐵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空際華嚴。彈成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梅子黃時。碧紗厨黯黯。魂銷桐花白。後幾家簾閣。編傳絕妙之詞。何處闢干。不劃相思之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珊。翦來半幅秋江。有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千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有美。宓妃留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為雲。宋玉荒唐之賦。信瑯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若意縹縕。子懷長觸。吳宮花草。平原十

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留鴻爪。遂縛蠶絲。追思椒壁紅時。棗簾綠處。釵頭贈玉。約指留金。圖白傳於屏風。畫放翁於團扇。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尚憐昔日風姿。枇杷樹底。空憶舊時月色。楊柳梢頭僕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卿須憐我。莫吹宛轉之簫。正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盪氣不永其年。惜哉。歿後詩臺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中。有句云。刻意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孀獨好同遊。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子娘以南村諸楊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蘊花妙舌也。

京官苦况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僉質。偶閱宋稗類鈔。章伯鎮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風自古已然矣。

喫醋

浙江轉運張設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

人家喫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焦氏。陸好呼盧湯其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章。投繯死鄰族鳴於官。題請旌表。得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鶼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為戒。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裏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卻繡幃推卧。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釣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

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朶紅。怪得黃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疏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櫳倦倚。熏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釵頭綴玉蟲。柳梢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捲幾摺闌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是耶。鶼鷀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夢。今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他不許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驪長曲一套。因繪為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為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並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辰。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於頌揚得體。而難於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懶句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於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為吳穀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為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冲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采芝圖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茹還自喜。不來朝市說禎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見。二鄉先生文渤海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殘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牘句。如天地多情猶許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塞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蝴蝶依然瘦。嬾似蛻蝶總不肥。不雨云。雷聲諸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上忽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覩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曾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即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蘭。

生雍正壬子。以安徽學政即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夢厓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翦。翦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於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園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圓。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園兒替。話在園兒外。心在園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儻意。單園兒是我雙園兒。是你整園兒是圓圓。破園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園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人於此掘得一石。曰楊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為海昌查伊璜孝廉別墅。即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厓嶺山麓。相

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煞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叩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尚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晚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蝶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為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舲

仁和趙秋舲慶椿。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詞。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棱。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於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祖篠山太令銘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全卷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祖家傳感孝陵。孫作繙流祖運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所聘室卒。作續離騷招魂哭之。詞旨悲豔。末題浣溪沙闋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

隱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曉鶯鳴。樓外夕陽一酒旗。楊花不住飛。蘇幕遮
云。玉閣子。金屈戌簾外長廊響。弓弓簾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鬆
笙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
尺長。中有雙枝艤。楊柳小於人。便解留船住。歌聲遏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桃花。紅了來
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又虞
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
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
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

顧德

松圃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於提學大興。

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為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乩鸞叩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瘵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輓聯云天道竟何如不許阿妹留李鷄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為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謄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諸公不顧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鞚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為笑憶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靖生明經來為余述之

吳公雅謔

金棕亭博士北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於鹹商不似廣文首蓿者興化諭吳公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吳名逢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數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著個人兩字杭董浦太史呼為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闋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盞秋水鏡初揩聞道香泥舊徑重印鳳頭鞚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盈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旖旎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浣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為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翦齊如絲春雨濕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轔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為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

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為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於在位之日。不當責之於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為有情。對宗社。揮為乏味也。此與宋荅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冷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允為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泰禾荒後藤薇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勝刀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藁。步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櫂。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憫。對篷窗寫出傷心調。

折桂

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閒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茗溪。扁舟跋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遊遨。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兒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天涯眼見黃塵掃。你浮生夢醒黃粱覺。你閒身許作黃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是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膾雙枝。擣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王弩兒三千攬。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麼焦。更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麼號。贏得箇西臺哭謝輞令。留幾幅殘箋。兼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謠。心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船。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悵貞松自彫。歎芳蘭自熬。只贖得梅邊一集殿南朝。好林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沽美酒喜裝籤。玉共瑤。喜裝籤。玉共瑤。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浸月寒。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弔。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冷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晉時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兄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為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
人垂老娶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掛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藉。至唐子畏句云
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罰一杯。雖同
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於是山作金五千。効救百姓。小夫人以兩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煙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窟。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知所往。詰且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蜘蛛絲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蜘蛛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出賣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誠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鋮文極狡猾。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為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為知己哉。孔融博文疆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臘。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癱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墮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孤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於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闇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為采錄。則恩怨親讐。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為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於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諱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為玩弄。及竄鳩茲。公曰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唐。無論自比宰嚭作識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虢公等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幕本。以國為戲。於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鈞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

殺之。即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履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即譏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公。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雖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於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狀。賊毒鑿及悔為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尚同方合志。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致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補過蓋愆。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竝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為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體於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於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為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為公淺。之人議公毒。余為公厚。之人議公巧。余為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高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正坐此病。九原有知。當亦以為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庚午闈後。有人以閨義質公爪牙。君見評閱。當座叱之。其人忿而謁公。借君為質。公於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渭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予。予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禡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

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視余。昔秦檜胡安國始未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甚嚴。檜雖心恨。未至於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予即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倔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公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為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猾人也。其於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博象全力。兔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鈎致周內。復陷人罪罟哉。余知公必不為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綢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文基長節錄之

此文嬉笑甚於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泚。

頤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遠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大辛未庶常甲戌未反散館沒於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袞心傷荆樹。一齊摧。挽家丈定公時冲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藏書冊。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騎箕。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葭莩。藁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丈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泓夫人孝思盡官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

放幾人入座哭春風。

挽莊

對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

林文苑竝傳人。

挽錢蘿石侍郎時

帝畀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風節媲關西

挽藍秉萬里兒啼此日愁攀賢令轍

卅年老淚隔江空盼少微星

挽陶篁村時令子官點名在千秋服

鄭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

挽錢竹畫裡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

山中獻蓋江宮庵畫裡傳衣夙契偶同永長老

生墨妙辦香冰叟虹樓瀛海世爭傳。

挽孔谷園殿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風詩中語也天瓶居士谷園翁王虹樓谷園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

書竹萎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傳

挽佛裔師次句指桓公寂時

海邦至竟思賢宰湖社從今感寓公。

挽華秋槎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灑淚

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

挽許表月卒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

挽家春

天際綵衣榮右袞手中色

綬補垂裳壽曹司農嫡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

壽極中堂八十以萬

令堂八十螭均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

令子宮袍慈母綾重闌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

甲寅九月十八吳年伯母八十壽

令子開藩河南故用南陽菊事盾鼻弓衣

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圓扇還山官府即神仙

壬午八甲子從頭開上壽神仙自古有曾孫

壽許小范六十時已有曾孫

東方先生善諧謔南極老人應壽昌

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為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尚可得。供春則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陶錄以為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為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將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猶擁。便見得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謠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語。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縋百丈不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十環之。若典守者然。

岳王詩

向聞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寥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學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三峯。每一石鐫諸生一人姓名。即其人所獻也。

武陵娘子

常德蠶山廟祀越相蠶山畔有武陵娘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卒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合為八字。遂以為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維屏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為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於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曆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門以内。高聳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為江南仲祐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東莞之俗。好勇鬪狠。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襄陽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不知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砫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砫。砫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砫。蓋學署初為都指揮府。今官

廢而砫猶存。土人尚以都司衛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曾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滇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千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閘名應宿閘。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於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閘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烹郡守。自投於水而閘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閘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使一城之官處分殆偏。廉使王公惟恂以無術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身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憫也。蔡生甫學士之定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一沒則為神。

臨海王芝圃先生其生於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叙年四十九歲。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十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曆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為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櫟。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曾與耆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為書坊對云。身曆四朝。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耆英。趙來謝時。自江干拏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條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為人短小無鬚髮。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於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

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為詳請旌褒。○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啖過人。顧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勒諸石。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署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攢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為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於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置罵先生復還詰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並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

尚絅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綱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於京師。著尚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暉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到靈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灌名花延井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鈎。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於磨賸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底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紙鼎便成仙。廢堠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鵠。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盧費對

周蓮塘大司空北基懿。盧南石少宰蔭溥代之。費西齋京兆錫章往弔於周。一哭而殂。京師為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齋。屬對工絕。

穀城詩

李長衡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膝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蓑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怊悵漁洋句漫猜。看江穀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滕縣花偏為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偏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時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為筆墨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梯於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衆於瑣聞外作閘。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

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篋。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為始。意落英為始開之花。其說甚新。然以上句墮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為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於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寧。錢起詩才子欲歸寧。棠花已含笑。則歸寧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主失於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為仕也。

𠂔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𠂔字。按梁書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注鄧𠂔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𠂔地。𠂔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於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幅於寺觀之。

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聞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蓋自矜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逡巡曰。某乃曲阜孔。於是孝廉大慚。

賽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賽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十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歙縣曹儻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閔蓮峰詠孔北海祠云。要為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

詠周公廟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宋君臣自謂欵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專人為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嬾子亦是笮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溫瓶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容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幘錄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為璿璣玉衡賦悅憶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玉衡妙也後曆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恩訖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並鋪而卧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並卧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並卧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教增。金陵人。節鍼閩浙。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於杭城之三擔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予告。而先生已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於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聖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戍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曆城書院故也。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學博提。以古人獨傳名句為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於是有人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並命飲酒。眾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並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崔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於是衆乃心服。以次受罰。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苕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盧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將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滿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辨

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沉潛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詬諧。蒋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稚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為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袈裟繡龍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勔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興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摛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為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兆灑天香櫻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為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為有據。

鼻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慕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為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始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白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為此臆說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

曰鼻之為言始也。盤古始為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名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雩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壽。始興原屬荊州。毋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鄼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巒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搘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為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於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贊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綿延。可有子孫尚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大戎。絲竹居然聞。魯壁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並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唱。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返將消之玉弩。為敵報讐，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乾阿奶奶

俗呼乾娘之母及姑曰乾阿奶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禡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擡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擡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於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誼。宰相諱。王文諱士人家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檇李吳澹川 大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鯽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薊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聞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愧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綺羅。底事春風久。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蓬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為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於岐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肆業童云。館於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衆。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於為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鄭子來朝。禮聞來

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尚書。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奸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廬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且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乃其作敕勤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職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為地理。戶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今混稱饕餮曰口饒。爾雅翼。妻父曰婿。父曰姻。今混稱婚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彌勒對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贋此大肚寬腸。為告衆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為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驚醜。風箏。對嚇癱。八義盜甲。雁翎。對開丁。
桃花訪素。紅葉對拷紅。西廂扶頭。綠襦對切腳。翡翠。對閉眼。刑釵。對拔眉。鶯釵。折柳。紫釵。對采

蓮

浣紗記

麻地

白兔記

對蘆林

躍鯉記

教歌

繡襦記

對題曲

春店萬里錄

對秋江

王舊記

哭像

長生主記

描容

琵琶記

敗金

精忠記

對理玉

長生主記

三擋

麒麟志

對七擒

三國志

逼試

琵琶志

對勸物

對罵雞

白兔記

看護

長生主記

對哭蹊

荆釵記

刺虎

鐵冠志

對斬貂

三國志

亂箭

鐵冠志

對單刀

記對賈夏

琵琶記

告雁

牧羊記

對族獒

八義記

思飯

金鎖記

對借茶

水滸金鎖記

對刺梁

浪家投井記

記對跳牆

西廂記

送米

羅哩記

對拾柴

綠樓記

相面

宵光劍記

對審頭

一捧雪提

醒妓

醉菩薩記

今

翡翠園

對偷詩

王荅記

飯店

尋親記

對酒樓

翠屏山記

北樵

柯山記

對西譟

邯鄲落院記

小妹子

時憐記

對胖姑兒

悲憐記

鬧天宮

對遊地府

安天會記

醉易放易

鴻臚夢提

對相梁刺梁

漁家樂記

對大宴

宴

連環記

對前親

後親風第

悼亡詞

項梅伯學正名達與余為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醇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君請於朝願就學正末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亦可想其襟懷之沖淡矣長於制義尤精算學閒作小詞極細意熨帖記其祝英臺近悼亡詞一闋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陽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爭忍見翠園紅舞漫延佇猶記雙袖凭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烟零雨清

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嬖鮮黃。橙為之可與碧筍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閻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朝賜謚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
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
都湘帆同年嶧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炮打誓不降。十萬
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
壓山山為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圓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
華則花自落。乃專攻花家壘城遂破。白
晝鬼火寒冥冥。嗚呼兩京大官戀畠土。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閭
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炳醉不成鄉
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鮎上竹不如歸去

鳥投林道中和賈蘭泉云平沙盡處盤孤鶴遠樹濃邊見一城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冠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累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姑娘。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於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昴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昴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朝詩云：王顏當日覩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渺。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康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於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綱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男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於是復奉祀於石鼈村。四月十七日神誕。畫舫笙歌溥賽。

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象樞有廉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為用也可。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為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不潔。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鬚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綠。一日自塾中歸。誤仆於地。父遲庵拔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於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纔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窑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遂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

鄉賢祠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曾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繁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皋羽銘云丈山攀鬢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豐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洲河石碧於血千年不死長宏骨款識皋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為大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憇雲林寺次日獨游波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略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餓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衆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僧素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淳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於是觥籌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瓶歸而飲於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勿尚也於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壘大酒悉是贊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眷西先生家所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壘後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汎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杜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壘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壘高三尺酒一尺

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香透腦膜，飮殘底其濃厚有過於後先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得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苔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鎮祁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十日九醞者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訪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曾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具來皆有遠致詫以為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

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鑄佳槧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
穢不肯效為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於酒臘脯之地受病已深。
近日捐之又損以至於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余文豹吹
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於酒食坎樽酒蠶貳困於酒食未濟有孚於餘
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為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
在後。意以為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
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為利息甚至。
取其種之大害於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敝。精力耗財用。大半溺於所嗜。視其為用與菽
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於高文典冊。前此未
之有也。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將士疏畧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母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真摯。九原應有感。激涕零之意。

太誓

尚書太誓。奉言大也。或曰。伐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太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為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髑髏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為玉。急為揜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為玉。金石不能傷也。刺客大怖而退。則其說亦有可證。

搖俗

瑤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於路口曰插青人無敢繼入者其交也衝弩裸體遺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短狐

鬼輕巡檢

先君宰始興日清化司巡檢蔡君洗凡廷棟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廣韻豐頤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又健於談懸河一開沛然莫禦但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如天起怪風民間七隻醬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處道理分寸不差累奏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述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亦累累然從未有為鬼所敗者方談此時摹形繪色數腳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方談余戲之云君為鬼所輕矣待明年升轉一階必來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繙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署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斑直者為巡檢初到任簿招與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於巡檢身後因引手捽之而鬼仆於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脫其家以為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

曉寂然啟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廳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笑鬨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已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於一錢而極於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偏殼七錢者加簋。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於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客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鶴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為貓。武為鼠。呃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龍妃可為的對。俗言。猶為虎舅。言事事肖貓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

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彎彎月子照當頭。剪剪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檣烏北向不住噏。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淥淥。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掛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鵠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蕉兩點鬚。嬋娟也投環。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卧冷袁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蓬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蘋葉拏教醉。鷓頭梅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一根觸闌山。萬里愁鴟太離緹。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鶯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胄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淒淒慘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牧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為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怨詞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橐以為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十七年間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鐵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宋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

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跑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卧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籍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敗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於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於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於城社之神。本輕舉矣。况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必不願也。故封以至聖先師。最為允當。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為中賢。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為亞聖。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婼子家羈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物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祈奚魏絳秦百里奚楚沈尹戌宋公子目夷鄭子皮魯季友仲孫閱衛石碏公叔發晉荀鑒諸人亦皆先後競秀不可沒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周官所言即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愈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為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鑄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見侯鯖錄及閩碑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摭其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短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於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蹭蹬於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聖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叙事俱未道及。蓋為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綢織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貌以宋人而詠唐事，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彦章之於李伯紀，一啟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閣下親臨其家，老弱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迹滅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詔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慢，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人譙呼，皆袖反璣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

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椅妾

清波雜志。太學生呂榮義為一庠錄。投進詩有影妻椅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篙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為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著飛馬。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謀逆伏誅。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訪所謂口頭讖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閩蚓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宮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酣泰富貴。其衰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濕之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深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約因慕其為人。如

司馬相如。慕簡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為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為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傳奕韓退之以為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於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教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於教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集版。教與陳俱得罪。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輓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京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於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興。起於楊惲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

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於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講孟子。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鳥。人好鳥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於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著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岔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坐。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為證子瞻曰明堂乃古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麁糟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則是日歡慶即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室礙也已